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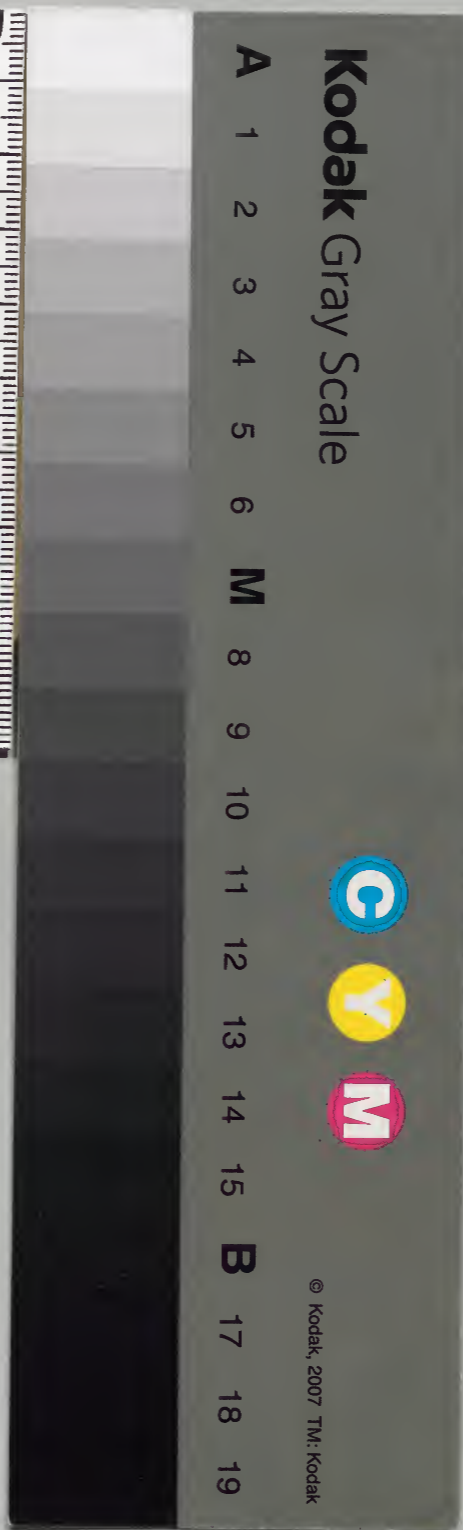
漢書評林

第三十八本
第七十八卷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第七十九卷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第八十卷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五	三	一		
〇	三	一		
冊	架	函	覽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三	一			
九	一			
〇	五			
八	〇	一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1
冊數	50 (38)
函號	279 6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八

吳興後學峻雅隆輯校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

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請

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蕭政教

也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與后倉又從夏

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

太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

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望之謀殺光

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

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

曰不願見吏牽持匆匆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

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太化致於洽



茅坤曰傳本直叙而望之所自立朝本未與桀顯董所以陷殺之甚屬悽慘隆按先叙望之好學見其事業根本焉

隆按播入王仲翁伏後案

劉子驥曰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蓬室不屈張忠而安於主簿後卒為名臣士之行也必工其始

茅坤曰光於是時能折節以下之而海內歸心矣惜也實以驕而卒沮望之用

隆按借仲翁之得志形望之自守不數語而人品高下了然

平師古曰冷太平也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主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三吐鋪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署小苑東門候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若日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師古曰若日趨讀日趨趨鄉也從者甚有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尊寵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違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

劉安世曰帝在民間聞雞走馬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比知之蓋留心久矣所以為漢世主直德秀曰考孝宣在位二十五年災異衆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

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太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雪傳寫誤爾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雪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且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太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

許應元曰諸注

失本意蓋望之

以高者請於丞

相御史或以為

掾史其次者九

卿乃辟用之皆

令試事滿歲乃

以其任職之狀

聞而補官遷擢

耳是時兩府九

卿皆得自選召

掾屬也

其地曰倘令今

時亦按此法亦

足以綱豪雋而

究中外得失宜

帝之知望之大

略近文帝之知

賈生

劉子書曰此疏

有激而言非通

論也

呂祖謙曰汲黯

蕭望之之不欲

補外蓋心在王

室發於至誠非

重內輕外之徒

也

隆按欲紀望之

與少府議先插

入故所上書然

後文有頭緒有

開闕

非疑深

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

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

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下者報聞

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以速諫大

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

反誅望之寔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

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

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

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

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

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

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

闕遺若此不意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

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

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

而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

用皆更治民以考力師古曰更猶經歷也君前為平原太守曰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

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

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後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

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

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縣官穀度

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

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非師古曰差次也

北安定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

唐順之曰自是
儒生語
隆按望之之議
固是正論然必
不得已而偶一
爲之是亦賦金
納金貨于同兵
之意敵之議亦
不可盡非也第
可權宜于一時
而不可以爲經
常之制云爾

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困陰陽之氣師古曰函與舍同有亡
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
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
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
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
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
刑而法不齊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
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
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
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
佐恐不能復古者滅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

蔡沈曰救之詳
初未嘗及夫殺
人及盜之罪而
望之寺猶以爲
恐開利路以傷
既成之化曾謂
唐虞之世而有
是贖法哉

歛以贖其困之師古曰率戶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
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今其生也陛下
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
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
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
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
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
令舉人出財滅舉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
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
不得贖首匿見知本條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
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當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
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師古曰

曰遷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
 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二一曰重
 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銖疑赦其罰惟
 倍刑辟疑赦其罰倍差官辟疑赦其罰太百銖疑赦其罰千
 疑赦其罰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備阜衣二
 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
 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
 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
 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
 也敵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
 溫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
 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贍惟思也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
 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類師古曰
 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類邊郡數被兵難
 飢寒師古曰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師古曰同共給之也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
 自此以上令甲之文

亦不贖也夫贖孫言此令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八五千
 法不可廢也隱然以利人則可而顯然以自利則不可
 劉放曰與在當云軍興

日軍興誅者過半然後哀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
 敗也故曰不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
 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敵議望之為左馮
 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
 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名也願以漢
 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
 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
 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
 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

陳仁子曰敵言
 頭令諸有罪非
 盜受財殺人及
 犯法不得赦者
 皆以差入粟此
 與罪錯然言
 除罪者不同而
 亦未至如望之
 所謂大漢之變
 者蓋贖其所可
 贖而不可贖者
 隆按考異云烏
 孫傳請婚在元
 康二年此云神
 爵二年則元康
 二年望之未為

鴻臚蓋誤神爵
為元康也

徐中行曰帝王
之待夷狄惟存
吾有信而之心而
不事其無常之
從此中國之仁
義所以具於夷
狄也望之之言
可為後世法

芳坤曰第仲叔
向以來事君大
旨

陳仁子曰望之
引春秋以對大

義也便言帝能
如望之之言亦
三代帝王用兵
之仁矣

隆按先埋伏上
重焉一句後纔
說上以望之意
輕丞相重輕一
字並對何等精
密

真德秀曰望之
用卷之對顯指

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

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遠迎少主詔下公卿

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二堅約其效可見

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家邊境未以安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

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孫役將與其

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

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二年代丙吉

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

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

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

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

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

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

侵齊至穀聞齊侯卒句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

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詎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

鄉善稱弟弟順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

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

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

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

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

國是時太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

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

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在

職三公非其人則二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師古曰首歲歲之答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

初首謂正月也

霍之罪適當上
意故寵擢隨之
及為御史大夫
奏謂三公非人
則三光不明遂
有左遷之譴人
以為燬丞相之
故愚獨疑其以
此作上言蓋人
主以瑞應為考
則必以災異為
譴宜其歌頌者
踵聞而論爭者
希濶也

劉奉世曰此直
謂安能為我之
父輕之之辭
茅坤曰望之雖
明經術然未抗
古上下不服

隆按通經術宜
應前明經持重
句

隆按以論語禮
服授皇太子直

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各
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待中建章衛尉金安
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
共問望之免冠置對太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
延壽師古曰奏侍中謂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
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
蘇林曰伏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白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
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
曰不為前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疾年寧能父我邪
服虔曰寧能與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
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凡御史
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
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
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
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

又使曹實私所附益凡十萬二千師古曰使其史為
而史以其私錢增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在
益之用潤望之也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讓受所監獄二
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一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
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
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教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
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
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僉惲授
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
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譽靡有後言師古曰無言古
自神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
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
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

應前又從夏侯
勝問論語禮服

隆按先叙黃霸
于定國議引起

荀悅曰詩云自
彼氏羗莫敢不

來王故要荒之
君必奉王百若

下供賦則有詳
讓號令加焉非

敵國之謂也望
之之議借度失

序以亂天當非
禮也

隆按胡安國謂
荀氏為此說蓋

知內外之旨明
于賦戎之道者

隆按此下引史
高國其伴筆之

王維楨曰望之
本以明經術是

重故所選更生
等亦用明經達

某坤曰宣帝方
承法律而望之

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

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

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列列海外有

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

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

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

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

師古曰言其來荒忽二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窠

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

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

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

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

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琴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

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

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

盧舜治曰望之
此議所以起高
恭顯三人讚殺
之端觀大與高
恭顯作一書
法自見

劉子暈曰史稱
元帝優游不斷
正指此項其後
恭顯請望之召
直廷尉兄為度
人謂之牢獄又
何勇央耶蓋由
聽受不明故忠
直之言難行讓
昵之言易入

多坤曰鄭朋友
俠邪小人而望
之於其奏記也
遂為其所誦感
引之清要已而
稍覺其以計場
而逐之於外可
也願一曰絕之
之待以開弓內
射遂維高顯相
食迫周召之蹟
然後已乎無讀
曰慎其道日是
不若管

為朋黨以致其
身悲夫

隆按推所許
史事即上言許
急也

隆按推所許
史事即上言許
急也

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
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刑

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議久不定出劉

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林以備諫官會稽

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重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

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

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

須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

不權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今將軍規

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反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

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張晏曰吳公子札食

古曰下走者自謙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畜雞種黍

笑見一手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宿殺雞

之所云蓋謂此也笑待也沒齒如將軍昭然度行積

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

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奉萬分之

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朋數稱述

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言許史過失後朋行

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

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

人脆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

史子弟罪過也
茅坤曰鄭朋友
慶與宋呂重卿
蔡京兄弟略相
似

又曰望之問恭
顯又設矣

劉安世曰望之
為太傅宜以知
術輔導之使洞
曉天下之事然
後可以為八主
今乃懵然無知

如此不知望之
八九年所以輔
之者何事也晁
諸嘗上疏云皇
太子所讀書多
矣而未深知術
數此亦不為無
理

隆按至此猶不
遺經術二字班
史細密處

茅坤曰此必恭
顯所指授之者

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

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

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

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

張子矯等待詔師古曰矯音巨以行汙滅不進師古

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合二人

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

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

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

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

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謂者召致廷尉時上初

即位不省謂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

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

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

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个

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

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

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

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術經

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

散騎中郎及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

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而教

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

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將軍

洪邁曰師傳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謂謀及官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自於再辱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為是耶
陳仁子曰元帝于望之未死不能固舊交既死又不能明新讎凡前所以爵之者適以趣小人之殺之也噫
真德秀曰元帝無剛明之德故

不能終全師傅之恩後世人主所當戒也
劉子暈曰三長史諸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諸殺蕭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責英斷也
茅坤曰元帝不以時誅恭顯何以謝天下

隆接扶風必有
一言之失傳召
諸後曹過矣迺
育寧去官而不
辱也而明白官
屬且拜謁車下
矣杜陵男子哉

輔政師古曰建立此議而曰之於天子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
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
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

謂終無罪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
坐懷此心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
二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
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二所憂上乃可其奏

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
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
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夫雲

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
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人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
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
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

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為
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
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

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太子追念望之
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
子至太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
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
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

故授副也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
校尉也師古曰殿後也育為之請扶風
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育為之請扶風
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師古曰何暇欲為左右言師

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
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

隆按杜陵男子
不甘辱之意師
古注恐未必然

某坤曰育始也
以王鳳得卒也
以王鳳失可為
大息

如淳曰賊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念其為漆今育徑
決曹皆後曹師古曰自當以職事對言故欲以職事責之育徑
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力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
曹也師古曰自育也師古曰自育也師古曰自育也師古曰自
去官明白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
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
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
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
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育為右扶風數月
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
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
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
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
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

隆按本前後叙
陳朱而中間又
插入王貢則以
述長安語故波
及之云

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
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
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
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
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為御史中丞
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
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
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不能終故世
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漢淮陽泗水內史
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秩賜金後免官
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

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宿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八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師古曰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官豎所圖師古曰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隆按此贊詞簡意足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隆按讀馮氏父子本未蓋奉世之報不足酬其功而野王之位不足補其才云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也

又按叙世系法酷似史記

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

盧壽治曰馮奉世且延壽事同

宗族繇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

矯制而賞異封疾傳後入杜欽

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

追訟前功一疏深為有見

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

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

乃學春秋涉太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

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

凌約言曰言前使厚命貪汚將以揚奉世也

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太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各也莎音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允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心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

陸拔實將軍所舉得其人了結前兩舉奉世家

劉奉世曰此馬名曰象龍黃震曰莎車叛漢奉世矯制攻之大率與陳湯事相以而無其跌揚之過考坤曰望之此議非是陸拔實奉世以爵士矣即下令曰人臣出疆而擅矯制者有如秦世斬莎車王始受賞不然者罰則莎車益有二王哉如是則自無生事蠻夷者望之故議過矣

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太宛太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且加爵士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

軍與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
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久姐旁種
反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詔召丞相
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
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
二百餘師古曰丁石直也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
饑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
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
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以暴而天誅亟決往
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如淳曰推也淮南子曰
內郡輶車而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
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屏

隆按臣恐以下
意迫切而詞交
死

利晉灼曰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
軍皆以為民方收歛持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
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
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
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
種並和師古曰相應也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
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
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
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由不
戰言討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
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
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前軍到

茅坤曰到此絕
知奉世兩策也
情為當
隆按謂益三萬
六千中前可用
四萬之說也而
天子為發六萬
則激于所破而
從其法常倍用
六萬之數不

降同阪師古曰阪平曠也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
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
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
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
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
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太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
以重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
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其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
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其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
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
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
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
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習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

隆按謂中用決
字九六意殊相
貫

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
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
所騎日夜誚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非為劉
也師古曰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休飛鼓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噶種劉德曰噶音辱羌別種也
工豆反索音力追方急遣師古曰言令且兵凶器也
反厚音乃設反速至軍所也必有成敗者慮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
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
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
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
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隴西十
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十級餘皆走出塞兵未
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

陳仁子曰秦世矯制諸國以破
並車者特能倖
而成功及其討
西羌之始也欲
至遇敵捕而
欲增兵遣將其
討而欲自將重
書致責元帝之
待之者其辭峻
厲與宣帝待亮
國不同嗚呼以
秦世為有功則
可以奉世次充
國則不可
隆按挿入任于
秋一段了結前
案

茅坤曰借他傳
發胡奉世戰功
亦一變體

真德秀曰宣帝
雖不侯奉世而
光祿水衡之拜
則不敢後及元
帝世歷九卿將
軍功名為管平
之亞是皆宣帝
獎成成就之力
也右湯者非惟
不侯又以微罪
數遭排擯此向
求諸人所以繼
頌其究也使元
帝能如孝宣之
處奉世則雖不
加爵上亦何憾
之有
隆按春秋三遂
事即前大夫出
疆二句之謂
茅坤曰古之議
疏如此方能動
朝廷

將軍師古曰別有此安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
破散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其罷吏
士頗留屯由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
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絕
道橋其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
捕首虜八十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二千餘人皆
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
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官昭帝
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
時為太常薨于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
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

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一年西域都
護甘延壽以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
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
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
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
約為契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
城郭功施遠竟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議者以奉世
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
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
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
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
城郭兵屯由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
愚以為此罪則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
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

隆按此段連用九則字又執錯落句法瑣控

茅坤曰奉世及已久而故知已零落無存者以故不復錄

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趨讀曰趣趣謂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也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表猶首也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太官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

隆按帝不能為此言乃石頭之謀也其事具顯傳又按祁奚且不避嫌以其子薦

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袞趙都人師古曰都袞袞音丁活反又音丁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使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師古曰第一定其高下也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太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

而天子乃以后
官親不官野王
耶則王氏已相
繼為大將軍封
五侯矣

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
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
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
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
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
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
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
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
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
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
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

董坤曰杜欽奏
記佳

隆按奏記分三
段一段是失經
中一段是失經
違闕疑從去之
意一段是野王
之罪在未制令
前

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
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太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
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
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
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
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
予賜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
得是下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
官連有三最
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
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
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傳曰賞疑從予所
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
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今釋令與

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奔也假謂其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太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遂字子產通易大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

隆按於嚴知修儀是一篇大綱

步坤曰有詔勿事罷之也

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上地下溼故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涇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涇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師古曰雖居其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

富平於此病免官復為涇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為農都尉

隆按曰以嚴見
憚曰敬憚之曰
好禮儀一脈貫
下總根於嚴好
修儀儀一句來

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
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
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
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
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
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
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
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
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君侯以
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
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而君侯盛修容
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
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傳太

隆按贊止於
參而不及其
父與兄何也

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太逆之罪誥
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謂者承制召參詣廷尉
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太位身至
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
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
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
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
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
放伯奇也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申生雉經
奇也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屈原赴
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小弁之詩作離騷
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

矣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九 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杜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隆按先總叙宣帝五男所自生一段而後分傳之與高五王景十三王兩傳同例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敖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二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父

隆按常有意欲立以下數句史氏揣摹之章事詳而簡

漢書卷之八十

茅坤曰宣帝此
一舉甚善而漢
書叙次亦佳

隆按太子遂安
了上帝有意立
憲王案

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
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
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
憲王之國時張捷行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
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
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
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
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為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博自稱其母也
入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詔語盛稱譽
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
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
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
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
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
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
王書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
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
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
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見也自言見駟先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
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
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得此二人而薦
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
通願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

隆按赴助漢志
與輔功主上相
庶

通願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

隆按償責二百萬與負責數百萬相應

王維楨曰常欲誑耀淮陽王此傳本旨

受復使入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
大主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弃捐不意大
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願殺身報德朝事
何足言大主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
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願知
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廼
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在顧也顯至誠納以嘉
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為子高
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
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
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
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
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

王維楨曰上言湯禹所以成大功已露其意矣至此方顯言之隆按歷觀本末傳之志不過在多得多得金爾迺詎為求朝之說甚則為陛下春秋未滿四十之語以誘之幾陷王于無道贊云貪人敗類其稱情乎

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
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落墮落太子幼弱
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
之害殆不過此大主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將比
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博已與大儒知
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太儒知陳安危指災
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
功立大主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
云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京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
帝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報博
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慙然不知所出子
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下莊子之勇
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

隆按禮書收括
前事始盡

陳仁子曰當時
國事出恭顯望
之忤恭顯則死
誰猛忤恭顯則
死京房之忤恭
顯則又死獨是
淮陽王不甘恭
顯之侵陵而感
於外舅張博賂
求入朝雖以恭
顯得其實不徑
諫教方加重書
遠使諭旨此蓋
待同氣之厚與
待他臣不同
隆按諭指有三
意一教不忠之
罪一明故罪之
議

恩一勉改過之
議

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
待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
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註誤諸侯王誹
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
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
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
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譏惑王所言尤惡特逆無道王
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幸至不赦朕側焉不
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
事從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
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禮
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師古曰考成也壹
德謂不二其心也
且王不學詩乎詩云
俾侯於魯為

周室輔今主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

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通經術知諸侯

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

事諸侯王獲罪師古曰徒不伏誅必蒙遷削

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今聖王赦王

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

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

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

以博等累心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

改者為大有過而能變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

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

漢書卷八十一

茅坤曰丞相御
史必為石頭輩
所嫉

思所以悔過易行塞責其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
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
狀師古曰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
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
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
三人皆弃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
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
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
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
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二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
二十六年薨子續嗣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

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問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
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
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
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劫疾也師古曰夫子也蔑無也朕甚閔焉夫行
純茂而不顯與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
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其
以廣戚縣戶四千二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躡
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紀明年成帝復立文弟
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
湯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
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

宜七十三 〇五 七六

黃震曰元帝賜

東平思王璽書

及賜王太后璽

書義理精純文

辭則恒殊有益

風教

陳仁子曰親親

之道寧委曲以

全其恩無貴弛

以成其過元帝

待東平王因其

效好犯法而軟

責之既責太后

又責師傳委曲

若此是以東平

王竟引咎自新

卒完首領無傷

手足然則七國

之變豈亦盡諸

侯王之咎哉

茅坤曰三書教

有六經之旨

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
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
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字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

犯法上以至親貫弗罪傳相連坐師古曰頻人之事

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

也宮人無子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

諭之師古曰約敕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

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

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太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

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關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

流言紛紛師古曰謂東謗自內興朕其懼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

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太

其德則長師古曰謂東配天師古曰謂東此乃所以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

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

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夫王

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

斥師古曰不自也不自也師古曰不自也於太后師古曰不自也

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繚

襍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

驚怒臣下不自也於太后師古曰不自也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

隱直在其中夫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

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

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毋求

真德秀曰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隆慶傳首言序通姦犯法正指此

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冀之師古曰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字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自牽於者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太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宰執縣官年少張晏曰斥成帝謂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我危得

之孟康曰危殆也我危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棺也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臆音反又音奴臆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掃除水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後三歲太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太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隆按兩首實不重複

崇坤曰求諸子及太史公書鳳何以不與

茅坤曰東平王雲事極免而傳何以不為發明以善後世之戒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

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

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物也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

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

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

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曰夕講誦足以

正身師古曰與與同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

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太

子如鳳言遂不與立師古曰平思王家在無益

人傳言山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

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

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板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

形似瓠耳雲及后謂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

宮中作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不賄反建平

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皇是時哀帝

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

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如淳曰傅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

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

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

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奔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

王莽欲反哀帝政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

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

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

立信為太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

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隆按先經元帝二男所自出於前即後分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

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長多材藝

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語

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

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人為皇太

子上以太子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

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

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

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也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

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

及王兄終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

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

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

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慰其意二十年薨子

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

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其子未

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

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

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賚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然也

孫徧得為天子也

然也

王疑立

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
博談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師吉曰大雅蕩之類善也言貪
惡之人不可習古今一也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 終

